

试官们的生活与视界

——《同文馆唱和诗》研究系列四

吕肖奂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同文馆唱和诗》,是试官们在长时间、狭窄封闭空间中特殊的工作生活与精神活动的重现与提升。试官们不仅用次韵唱和将单调重复的较艺衡文劳动诗意化,而且把唱和当作是与清谈、朗诵一样的娱乐消遣方式。每个诗人对锁院生活现状的喜忧态度不同,每个诗人的精神都会超越锁院而延伸到过去和未来,曹辅的从军经历以及邓忠臣的旧隐生活,引起诗人们的共同兴致,锁院因此而连接起塞外风云与湖湘山水;蔡肇的谈禅又勾画出别样的亦真亦幻的佛禅世界。

关键词: 同文馆; 试官; 本职; 消遣与态度; 无限时空

中图分类号: I 207.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13)11-0065-06

除了人物品鉴、相互联谊之外,《同文馆唱和诗》话题最多的,还是试官们在长达三个月封闭空间中的生活与思考。在锁院有限的时空中,试官们的生活无疑是简单重复的,但是他们的唱和诗歌展现出来的,却是无限的时空与并不单调乏味的生活。

一、府试试官们的本职工作

作为开封府试的试官,同文馆唱和者们的工作,与欧阳修、梅挚等六位《礼部唱和集》作者们相比,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一是作为初级试,解试可能不像二级试的省试那样事务繁杂,二是参与这次唱和的十三人中,特别是唱和较多的十人,均非这场考试的主事者,因此不必像欧梅等人那样忙于或关注锁院中的管理性事务。府试试官们三个月的具体工作主要就是监考与阅卷,所以他们的唱和诗中并没有像《礼部唱和集》那样描写十分具体的工作流程,有的只是在较艺衡文过程中的个人见闻、见解以及感受。或许是他们具体的工作没有抒写的兴致?或许是有何忌讳?总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详细。但是我

们仍能从中读到一些相关信息。

与嘉祐二年礼部唱和六人均均为中老年、官职较高相比,同文馆十三人大多数为中青年,锁院前多为职位较低的馆阁官,收入不高,生活清贫。晁补之说他几位秘书省正字是“辍直雠书馆,联裾校艺场”。蔡肇描述他们的生活“青衫学士家故贫,斗米束薪炊湿雨。纵横图史照屋壁,咕嗷诗骚从稚乳。省中无事骑马归,雨声一洗茅檐苦。……且贪青简事文章,未有黄金买歌舞。”张耒也说他在遇到初伏大雨时是“且欲当风展簟眠,敢辞避漏移床苦。”曹辅当时连馆阁官都不是,只是管车马的太仆寺丞,更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都城薄禄才三釜,白发朱衫污黄土。”柳子文云“官辍蓬莱直,身从帝所回。文章孔庭奥,事业傅岩隈”,也写诸人所居清要,但仍然是文高而位低。邓忠臣称“作者六七人,峥嵘耸神秀。藏蛰龙虎姿,风云即腾吼”,即谓诸人当时还均是“藏蛰”的“龙虎”,尚在等待有“腾吼”机会的“风云”。

试官一般需要进士出身,所以十三人中,除曹辅非进士、其中一位署名“向”情况不详外,其他十

收稿日期: 2013-04-21

作者简介: 吕肖奂, 四川大学教授,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一人均为进士。进士出身的考官因为亲历三级考试,对考场、考试程序均有亲身体验,在较艺衡文时感受会比较不同。《宋史》云温益“第进士”,但不详何年。其余十人,除孔武仲是仁宗嘉祐八年进士外,邓忠臣与李公麟为熙宁三年进士,柳子文与张耒为熙宁六年进士,蔡肇与晁补之为元丰二年进士,耿南仲与余幹、商倚同为元丰五年进士。连元丰五年的三位进士都参与考校,可见府试对考官的资历要求没有省试那么高。诸人多为熙宁元丰变法期间的进士,虽然明白这场考试是元祐科场更化的先声,但他们即便对神宗时期的科场有所不满,也不会有过于激烈的正面批判,只是发表一些感受而已。

试官们对考生与考试以及较艺,都有自己的看法。耿南仲《初入试院》和诗云“梁国有珠光照乘,赵人怀璧价连城。道山邃处分群彦,文律持来考正声。秋晚定知谁入彀,叔通还进鲁诸生”,他认为考生们人人怀珠抱璧,期待被有识之士发现;考官们则为馆阁之臣、文章精英,个个秉持文律,因此晚秋时节定能为朝廷进献出有用之才。柳子文云“多士朝廷念,诸公殿阁来。英雄须入彀,应有济川才”,也自信来自“殿阁”的诸公,一定会为朝廷抡选出有用的人才。晁补之“千章输明堂,勿问草泽有。群公自凛凛,水镜照妍丑”,对诸公较艺衡文的水平有同样足够的自信。但商倚却云“人人皆抱璞,谁是济川才”,对人才选拔充满忧虑。

邓忠臣“藻鉴由来定,翘材未觉稀”,觉得品藻鉴别人才并非难事,因为高才之人并不稀缺;而蔡肇则云“慎须精藻鉴,宠辱异云泥”,他从考生一时之得失影响一生的荣辱这个角度得出结论,认为试官们的“藻鉴”行为应当慎之又慎,所以他以“盛事兼三物,浮辞斥百题”作为自己的衡文标准。二人对待“藻鉴”的难易与精率态度颇不相同。

柳子文云“徒劳争墨榜,须信有朱衣。万事前期定,升沉不尔违”,还自注道“朱衣吏事,见《登科前定录》”,作为考官竟信“万事前期定”,一切听从命运安排,实在是匪夷所思,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藻鉴”之时,可能不会像蔡肇那样谨慎小心。试官们不同的人生理念,在此真是异彩纷呈。

张耒“声鸣皆出谷,黜距各争场。铁网收明月,霜芒倒豫章。湛恩终锡宴,优礼合焚香。最苦黜书客,消愁赖杜康”,与蔡肇“匝合青云幕,纵横白羽场。谁矜率尔对,吾念斐然章。名淡隳糜榜,衣飘月窟香。春风马蹄疾,鞭帽散平康”,二首次韵唱和都

叙写考生们的考试情状与考罢不久的将来,但张耒联想到的是中举士子的鹿鸣宴与作为试官接下来工作的辛苦无聊,蔡肇则想到的是春闱之后进士们的探花风流,二人的性情也在此不同的联想中显示出差别。

商倚“笔列千锋阵,庭焚一炷香”,与张耒、蔡肇二诗的前四句一样,写的是引试时考场的状况,只是更加概括。考场如战场,商倚另一首诗所云“分场自敌三千客,决胜谁降七十城”将这一点具体化。考生们的笔阵如枪阵,他们严阵以待与细弱的一炷香之间形成鲜明对比,这炷香不仅与“优礼合焚香”同意,也与欧阳修的“焚香礼进士”相同,可见发解试也同样需要这样重视进士科的士子考试。虽说这些描述似乎程式化,但考场的情状得以再现。

引试之后是大量的试卷需要考较衡量,柳子文“银袍较艺观勍敌,玉帐收功听凯歌”,试官穿着一服装较艺,期待胜利完成任务。邓忠臣云“纷纷五千牍,谁定冠伦魁”,写出此次考生们的数量以及试官们的工作量。张耒形容他们的工作是“风鬃雾鬣简骊骝”,就是要像伯乐一样在众多的马匹中识别拣选出骏马。这种工作辛苦而艰难,邓忠臣“题遍朱签栋宇充,灯窗长听景阳钟。昏眊直要金篦刮,黎瘦都如饭颗逢”,虽然“昏眊”“黎瘦”二语显得有些夸张,但突出了试官们的勤苦认真的敬业精神。

耿南仲“大轴累千箱,帛中见鹤长。静临窗几读,爽入肺肝凉。夸咤争求胜,疲劳忽自忘”,是说他在读到鹤立鸡群般的试卷时,会精神振奋,为之欣喜而忘倦。晁补之与他一样,“经眼乍愁千纸积,解颐聊喜一言逢”,更简洁地表达出阅卷时的烦恼与喜悦,写出试官衡文时细腻的心理变化。

这些诗歌呈现的是试官们的思考与观察、工作与体验。将单调重复的劳动诗意化,需要的是超越世俗的兴致或审美情趣,以及表达这种俗世生活的诗化能力。

二、试官们的消遣与态度

本职工作之余,在狭小封闭的锁院中,往来清谈与诗歌唱和成为试官们主要的消遣方式。

邓忠臣有好几句诗歌都写到锁院之中,试官们过从甚密的必要性“俊游常恨邈山河,邂逅文闱喜屡过”是说平日大家相隔甚远,锁院给诸人提供了难得的交往机会,“试场未动文书静,官舍相联步履

过”写在初入试院引试之前,考官们无事可做,步履相随是悠悠自在的“秋闱深锁觉愁多,赖有英游玉趾过”,则写的是在天长日久的锁院中,俊游英游们的往来过从是最为重要的消遣派遣的方式。此外,耿南仲“重门键钥阻山河,赖有良朋不厌过”,也是对限定时空中人际交往的积极性认识。在有限的空间里,口头与书面语言交往成为试官们排解孤独、有益于身心的消遣方式。

锁院生活如耿南仲所言“寝处还相向,过从不患稀”,集体过着寝食起居一致、亲密无间的生活。张耒云“相过近如蜂隔房”,零距离的居住条件为频繁往来提供便利。他们晤面的多数时间用来清谈,邓忠臣云“群居有英彦,晤语兴何长”,商倚云“清谈欣屡接,纷若落琼玕”,柳子文“磊落群英集,峥嵘逸气齐。捷机闻堕灶,妙论及交梨”,都谈及群居时英彦们的清谈之乐。清谈的主题可以是如曹辅与蔡肇那样论兵,也可以是如余幹与蔡肇那样谈禅,更多是毫无主题的漫谈。

另外,张耒、晁补之在锁院中,天天坚持朗诵诗书,令邓忠臣、蔡肇以及其他同事钦佩赞叹。商倚“夜案尚闻涂卷笔,晓堂方听读书声”自注云“每早尝闻无咎诸公读书”;邓忠臣《夜听无咎、文潜对榻诵诗,响应达旦,钦服雄俊,辄用九日诗韵奉贻》更写出张晁二人诵读之神韵“连床交语响春容,激楚评骚彻晓钟。绕宅金丝神共听,满潭雷雨剑初逢。信知自有江山助,便欲长操几杖从。”蔡肇《次韵慎思贻二公诵诗》云“卧听高斋落叶风,清诗交咏想晨钟。故人厚意论千载,正始遗音仅一逢。胶漆初期在俄顷,云龙莫恨不相从。”也从第三者之眼写出张晁之间志同道合的亲密关系。苏门文人持之以恒的勤奋读书,让邓、蔡及邻近的人都深受其精神感染。

他们在夜晚也会如耿南仲所云“棋枰苦战挑灯坐”,商倚所云“挑灯认药囊”,但多数时间,他们在唱和。诗歌唱和无疑是这些文学精英们与众不同的排遣苦闷的方式。余幹《试院即事呈诸公》:“雅谈幸有青云士,佳句宁无白雪歌。此兴非凭吟笑遣,未应能奈客愁何。”吟诗与雅谈一样是排遣“客愁”的最好工具。邓忠臣云“微吟还自喜,共和有清才”,说他在此场合能遇到如此众多的诗人,就像棋逢对手一样的快乐。李公麟云“群贤主堂奥,一榻占廊隈。步履朝追逐,诗筒夜往来”,这种与群贤朝夕追逐往来的生活令他愉悦,他喜欢这种“已张英毅收三俊,更赋离骚续九歌”的日子,他们才力有余,能

够做到考校、唱和两不误。

试官们会像商倚那样“卧月搜诗句”,也会如耿南仲那样“藓壁闲题捧砚从”,将平日无人问津的墙壁题满诗篇。他们还在唱和中品评诗作、探讨诗艺。如蔡肇云“邓子词锋鲁孟劳,荆钟剗玉尽铅刀。风流陶谢枝梧困,击节期君仆命骚”,而邓忠臣答云“拚老工诗恨不高,苦心错玉与砮刀。正如天禄秋风夜,剔尽寒灯著广骚”,他人的表扬与诗人的自谦相伴相生,品评与诗艺相互促进,共同增长。

诗歌唱和让他们愉悦,但也让他们苦恼。蔡肇云“聊付能诗破羁旅,诗成冉冉又还生”,对他而言,创作诗歌本为破闷解忧,但写罢诗歌却又增忧添闷,可知根深蒂固的人生之愁并非诗歌就可以彻底驱除,这是一种苦恼;商倚“新诗劳见寄,难继谪仙才”、“惟羞狂斐句,瓦砾报珍玕”,蔡肇“倡酬真有味,顾我独非才”,柳子文“自惭初学步,鱼目混珠玕”,也是一种苦恼,是唱和者们创作时普遍遇到一时才力短竭的苦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停地唱和,唱和出诗集中的所有诗篇。

在三个月没有女性出现的世界里,严肃的试官们似乎不经意地谈到男女之事。晁补之“老去周顛虽有妇,黄经对几夜骚骚”,嘲戏邓忠臣即便归家时有妇人内侍,却因忙于读“黄经”而不能顾及;张耒跟着晁补之起哄,但他说“烟飞小玉吴王国,柳暗朱楼铁瓮城。见说周顛经案外,亦闻荀粲并床声”,他想象邓氏不会如周顛那么好学无趣,而会像荀粲那样惜香怜玉;邓忠臣《再谢周顛之句》云“眼看秋雁歌汾水,心到阳关唱渭城。却被维摩居士笑,海潮音作断肠声”,则以禅语回答张、晁之嘲戏,说张、晁误读了他的诗意,将他的念友之情当作思家之声。晁补之还趁机嘲戏张耒年少时曾经是“秋日照歌淮上舫,春花引醉福昌城”,十分风流潇洒。这种雅谑,不过是偶一为之,却反映出试官们并不刻板的生活。

三个月封闭式的锁院生活无疑是漫长而单调的,但试官们对待这种生活的态度有所不同。晁补之云“解榻暂如龟遇木,闭帘还似雉婴罗。倦依书册工催睡,闷倚诗篇足当歌。可待纷纷厌朱墨,昼闲唯有饮无何”,用形象的比喻描述出其间生活的苦闷无聊;耿南仲“高馆清无梦,寒灯坐赋题。还同宿山驿,风雨闭重闺”,更将锁院比作山间僻静的驿站,显得十分凄凉悲惨;张耒嗜睡,所以他说“最苦清秋辜美睡,通宵三问夜如何”,虽然“滞留聊饮酒,谈笑亦分题”的日子也还算不错,但他仍然觉得即便是

穷巷中的居家生活也更令人愉快“须信家居乐,休嫌穷巷泥。”

对待同样的生活,邓忠臣则十分享受“秋日同文馆,晨兴不待鸡。耽书迷甲子,行乐任东西。静对庭柯晒,闲常柿叶题。”可谓乐于闲静、消遣有方。李公麟“锁寂身如隐,幽清物向齐。忘忧经露菊,苏肺到霜梨。白发知谈笑,朱签历品题”,他觉得这种隐居式的生活平淡有趣。蔡肇“阒寂同文馆,秋英绽欲齐。禅袍分白乳,仙果破青梨。琴理将忘曲,诗探未赋题。清欢在文史,谁复梦重闺”,更是在享受禅袍仙果这些物质之外,沉浸在诗琴文史中,清欢无限,兴致不浅。

三、切不断的时空

李公麟描写他们在同文馆的生活是“鞅掌栖迟一亩宫,惯听更柝及晨钟”,锁院的空间是有限的,保密而封闭的环境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但是正如邓忠臣所云“双钥重关非不密,只应无奈梦魂何”,人的思维、精神如同“梦魂”一样,无法被封存或控制在密闭的时空中,试官们的“梦魂”不时自由出入于院内与院外、过去与未来,他们的诗歌也就不像他们的生活那样仅限于当下与锁院之中。

孔武仲自云“十载江湖万里行,偶来西馆阅豪英”,就由目前同文馆的生活,联想到因熙丰变法而流落江湖十年的仕途奔波,时间延伸到“十年”,空间延伸到“江湖万里”;张耒由眼前考场上的“文章杂蛟蚓,丹墨有炎凉”,想到当年他自己在考场的“酸寒”滋味“平昔曾充贡,酸寒未易忘。书生成底事,饱死笑东方。”而今虽然身份由考生变成考官,但眼前的场景以及“酸寒”的滋味却没什么改变,所以他无奈而悲悯地认为,即便目前这些考生能考中也不一定有什么改变人生的意义,考生的考场连接着他自己的过去与现在。

余幹云“江南尝应檄书行,多向西风拂露英。薄暮解装融祖寺,侵晨挥策楚王城”,回忆中还不忘记细节,所以在诗下自注“融祖寺”云“去年八月检潦,尝宿牛头山祖堂寺,法融禅师坐禅处也”,自注“楚王城”云“在宣州东,先前年歙州考试时曾过”,由当下的八月,想到去年乃至先前年八月的经历,一切历历在目,那些遥远的古迹和往事让他难以忘怀,此时此在总是成为他穿越时空而回到彼时彼在的契机。

商倚“昔年此日故园东,烂醉牛山到暮钟。已

往光阴那再得,如今羁旅又重逢。”考场“重逢”重阳节,却让他回到了昔年今日登高烂醉于之故园东之“牛山”,自注“牛山在菑州城东二十余里”,说明那个地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故园景致与故事浮现眼前,仿佛在召唤他归去。

记忆将过去的时空叠加在当下的时空,增加了怀旧者的视野宽度与精神厚度。当然,无论是张耒、孔武仲,还是余幹、商倚,他们回忆的还都属于个人的时空,亲历的时地人事都还只是有限的具体的存在,而蔡肇、曹辅与邓忠臣的话题却将唱和者的思绪集体引向塞北与湘楚之地。

蔡肇喜欢谈军事,他常和其他试官“西城九月天陨霜,夜谈关塞评文章”,使得锁院之中在文章之外还弥漫起关塞风云。神宗熙宁五年王韶击败羌族木征等,朝廷置熙河路,六年又收复河、洮、岷、宕、夔等州;元丰四年,西北五路兵会攻西夏灵州,初期攻克兰州、米脂,但随后各路以粮运不继以及种种原因而溃败,元丰六、七年宋夏西北战事不断,直到元祐元年、二年时,边事仍然不宁。司马光等旧党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西北战事,元祐更化初期,甚至有放弃熙河路之议,边塞事务以及朝廷的边疆政策在发生巨大变化。就在元祐二年秋七月诸人锁院期间,“枢密院以边事未息,合要康定、庆历以来河东、陕西用兵典故,请借《仁宗朝实录》,候边事息日送还,秘书省从之。范纯仁、范纯粹赴边。”试官们虽身在锁院,但对边事十分关心,特别是蔡肇,他是熙丰战事的支持者,最担心的是元祐政策变化,他在《再答》云“王师八月尽防秋,惴惴军兴恐编户。腐儒不用辄忧边,庙堂有人制尊俎。”后二句的语气,透漏出不满当前军务的牢骚和担忧。张耒因而在《答天启》中云“天兵百万老西北,快马如飞不出户。看公大纛出麒麟,走取单于置刀俎。”希望蔡肇能够从军西北以建立军功,如愿以偿。

蔡肇在锁院中,常常谈论边事而兴壮志未酬之感慨,邓忠臣在《天启有“少年真喜事”之句,用其韵和》一诗中写道“慷慨论边事,飘萧动礼闱。贵须金印绶,老要玉关归。食酪便榆塞,鸣铙惯铁衣。悬知雄辩在,志愿未应违。”蔡肇听此鼓励与宽慰后,答诗云“百万防秋去,军容凜将闱。请排云鸟出,尽猎犬羊归。老息阴符读,慵便直裰衣。邓侯多衮兴,时命不予违。”

曹辅在“元丰间为鄜延路经略司勾当公事”,这一从军经历,引起了晁补之、张耒、蔡肇等人的浓厚

兴趣。晁补之《考校同文馆戏赠子方兼呈文潜》首先谈起曹辅从军之事云“向曾骑马身挟枪,诏随上将西击羌。董蒲附注谓我臧,夜行马顿饥无粮。鼓鼙惊谷骑卷冈,吏呼马微醉在床。前锋奄至灵武傍,中坚反后无敢骧。城开三日收蔽隍,百驼载笥千橐装。旌旗立垒乌鸟扬,还军不省一矢亡。坐师无获劳不偿,饶歌入奏虚锦囊。秋风鲈鱼思故乡,锐头宜董鹤鹅行。”晁补之肯定多次听到曹辅讲述个人的那些经历,所以他用铺叙的语言,还原了那场声势浩大却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将视线延展到多年前遥远的西北战场。张耒《无咎兄赠子方寺丞,见约出院奉谒,复用元韵,上呈子方兼答无咎见及语》云“参军朔方试所长,奋髯决策服老苍。愿得一索缚狡狂,凯歌搢馘献明堂。黄河东岸万旗枪,义渠竟失先零羌。坐师失律无否臧,但恨不取东关粮。”描述了曹辅从军的志向与战争的残酷,曹辅就在这次一无所获的战争后失意而返回吴中家乡。

对于时刻向往战功的蔡肇而言,曹辅的经历无疑激发他的壮志和想象,他《敬用无咎学士年兄长韵上呈子方太仆乡丈》云“两河郡县沦西方,西人思汉今未忘。果园芜没白草芳,旃裘戏马谁家郎。车箱峡口涧谷长,旄头倒挂回穹苍。王师西出讨獠狂,六花簇垒来堂堂。前锋锐头臂两枪,伏奸谨索收生羌。天声隐辘摇姑臧,奇兵缭背断馈粮。决河有声如坏冈,城头击钟声殷床,万甲几欲漂无旁。虽有伉健谁腾骧,一夫不敢陵彼隍。马首欲东促归装,緘胸有策须眉扬,归来恍恍若有亡。”蔡肇有着类似民族理想主义者的战争观念,所以他想象中的战场充满宏大的气势与雄奇的阵仗,他描绘的是宋军试图收复灵州而被西夏决堤以水淹致使溃退的战争,与晁补之的首唱中描述的不同,是另一场时空。次韵而和之后,蔡肇还不尽兴,又主动写了一首《上呈子方乡丈》云:

西方残敌鱼游釜,往岁天兵收境土。军行早海口生烟,沙井无泉天不雨。

将军意气吞八荒,欲入凉州倾马乳。坚城不下河未冰,幕中稍觉从军苦。

曹侯献计取东关,帐下选锋同此语。归来塞色侵鬓毛,联翩始阅交衢舞。

不学行间妄校尉,尽斩孙歆封万户。人生富贵有危机,羸肩不愿加雕俎。

这次他描绘的是曹辅献计夺取东关堡而未被将军采纳、导致兰州得而复失的那场战争。少了一些

奇特的想象,而用比较平实的语言写到从军西北之艰苦。

曹辅在《次韵无咎戏赠兼呈同舍诸公》云“投身忽落昆仑傍,征西万马随腾骧。官军夜半填贼隍,食尽师老催归装。将军数奇谩鹰扬,斩捕不能酬失亡。曲突徙薪语莫偿,幕中病客非智囊,扁舟夷犹忆吴乡。”那场战争已经是他不可触碰的痛,所以不便细描,作为幕僚,他曾经献计献策,却未被采纳,此刻又不便抱怨,只能比较含蓄地说是因为“食尽师老”以及“鹰扬”的将军命运不济。而当他《次韵答天启》时,则说的比较直白“天兵连营十万釜,烈烈威声震西土。昆仑月窟扫欲空,岂止斯民被时雨。贺兰狡兔遁三穴,黄口娇雏未离乳。临机一失挫铓锋,谁愿忠言如药苦。”将军不肯听他的逆耳忠言,错失战机,导致失败。

塞北的战事,引发每个人的是不同的时空与感受、想象,而这确实让宁静狭小的锁院掀起了壮阔的波澜。

邓忠臣的在长沙的旧隐生活,又将锁院连接到空阔的楚天。邓忠臣《感兴复用钟字韵戏呈同舍》云“五年湘水听霜枫”,又云“五年坎壈哀南方,江湖魏阙两相忘。洞萝岩桂蹇孤芳,月潭风渚俦渔郎。单阙孟夏草木长,望都楼观郁苍苍”;且自注云“癸亥六月以家难去国,丁卯四月还省”,五年的丁忧生活,相当于隐居,刚回到京城的他自然对此念念不忘。他常常对同事们“说家山之胜”,因此引起同事的好奇心,所以他首唱《同舍问及故山景物,用钟字韵诗以答》,蔡肇、晁补之、曹辅、余幹、商倚、耿南仲等人纷纷酬和。听闻加上想象,细致而优美地呈现出长沙白鹤山下、豪塘边的邓家别墅,那里既有历史人文景观又有自然景观,陶淡炼丹成神仙的故事更使那里仙气氤氲。

蔡肇《慎思说家山之胜,用其语得诗》“江清石磊磊,野旷竹修修。此地有茅屋,我行寻白鸥。分留须物色,来往更风流。相对黄尘梦,诗成拥鼻讴。”邓忠臣自己描述的旧居是“野桥随岸架,茅屋依林修。木落吟霜狖,云晴舞雪鸥。山屏当户列,瀑布入溪流。只合樵歌唱,何因得蔡讴。”两人描述与想见的还只是如山水田园画般的空间。而张耒、晁补之则更神往那里的神仙旧迹。张耒《慎思兄别墅在长沙白鹤山,晋陶淡旧居。淡事见本传。今其居有大杉,可十数围,蕃茂特异,世传淡藏丹其中,用前韵谨赋》,仅标题就写出邓氏别墅的奇异独特。晁补之

《闻慎思话旧隐用回字韵》云“闻在豪塘隐,松林日百回。当年鹿何往,异世鹤归来。未许茅斋并,终朝蜡屐陪。丹留杉不死,夜气看星魁。”还自注云“慎思家临湘豪塘,晋陶淡隐此山,尝养一白鹿,盖乘鹤仙去;藏丹于杉,今大十余抱矣。”多首诗文互补,再现了那个遥不可及的楚地风情。

蔡肇与余幹谈禅时,又描绘了天花乱坠的真幻变化的世界。蔡肇《用俎字韵呈樗年》云:

堕灶一言能破釜,魔界扫空成佛土。钟山道场天所开,万壑千岩散华雨。

白衣居士演真谛,江汉滔滔流法乳。自从玉髻飞上天,妙缘谁救诸有苦。

我昔南行入定林,水鸟松风能妙语。六时天乐彩云飞,百丈寒江翠绡舞。

此地知君曾着力,雷作弹指开蟄户。空山蕙帐盍思归,秋末晚菘行可俎。

这是亦真亦幻的佛禅诗意空间。蔡肇还在另一首诗中自述其学禅的神奇见闻:

我游东南岁月长,江流汹涌山郁苍。烛龙东来尾鬣狂,鸟爪真人坐高堂。

山中旛刹森戈枪,道场法嗣通衡羌。大道甚夷车御臧,独不进步谁资粮。

脱身簿领行涧冈,青崖结茅云绕床。飘飘西堕梁宋旁,至今梦想犹高骧。

白衣居士,鸟爪真人,水鸟松风,六时天乐,一个奇幻美妙的别样时空,引人入胜。蔡肇的世界是奇幻无界的,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而余幹《次韵天启戏为禅句之作》虽然用了不少禅家术语,却不像蔡肇那样超越时空而进入灵异的境界“一片木柴投向釜,不是知音色如土。道途谩用运三车,根性终然资一雨。相逢倘获个中人,涓滴何辞北驴乳。善才童子天质奇,抛官远遁修行苦。果向北山曾遇人,便解捐书寻一语。而今脱却七斤衫,相见山山惟作舞。”这是余幹的心胸与眼界。

每个试官的时空都是不同的,但都不会被有限的锁院完全限制,他们在唱和中的回忆与想象,让我们的视野也变得辽远无极。

同文馆唱和,是试官们在长时间、狭窄封闭空间中的特殊的工作生活与精神活动的重现与提升,丰富多彩,雅致开阔,并非今人唱和偏见中的应酬无聊、空洞无物,完全可以作为那个时期文人群居状态下文学创作的标本,以供文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精神学等学科研究。

[责任编辑 尹朝晖]

Life and Horizon of Imperial Examiners in Song Dynasty ——Tongwen Guan Antiphon Poetry Study Series IV

LV Xiaohuan

(Institute for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ongwen Guan Antiphon Poetry is the poetry anthology which reproduces and promotes the special work, life and spiritual activiti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ers in their narrow and closed space. The imperial officials wrote poems with rhyme scheme and composed poems, and treated this as an amusing way to deal with the dull repetitive competition of arts and literature. Each poe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held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their lives, and each of them would spiritually surpas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all and extend into the past and future. Cao Fu's military story and Deng Zhongchen's hermit life generally encouraged the poets' interest. Thu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all was connected with the situation and landscape beyond the Great Wall. What's more, Cai Zhao's talk about Zen sketched a vivid Buddha world.

Key words: Tongwen Guan; imperial examiners; duties; pastime and attitude; the infinite